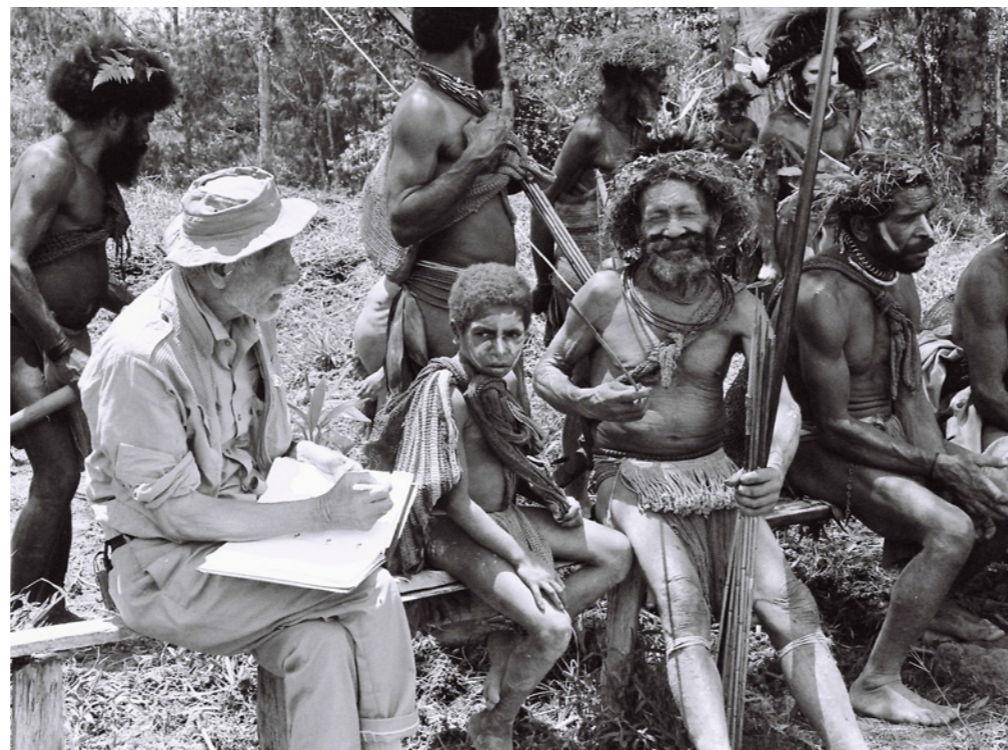


停格鏡頭 人模人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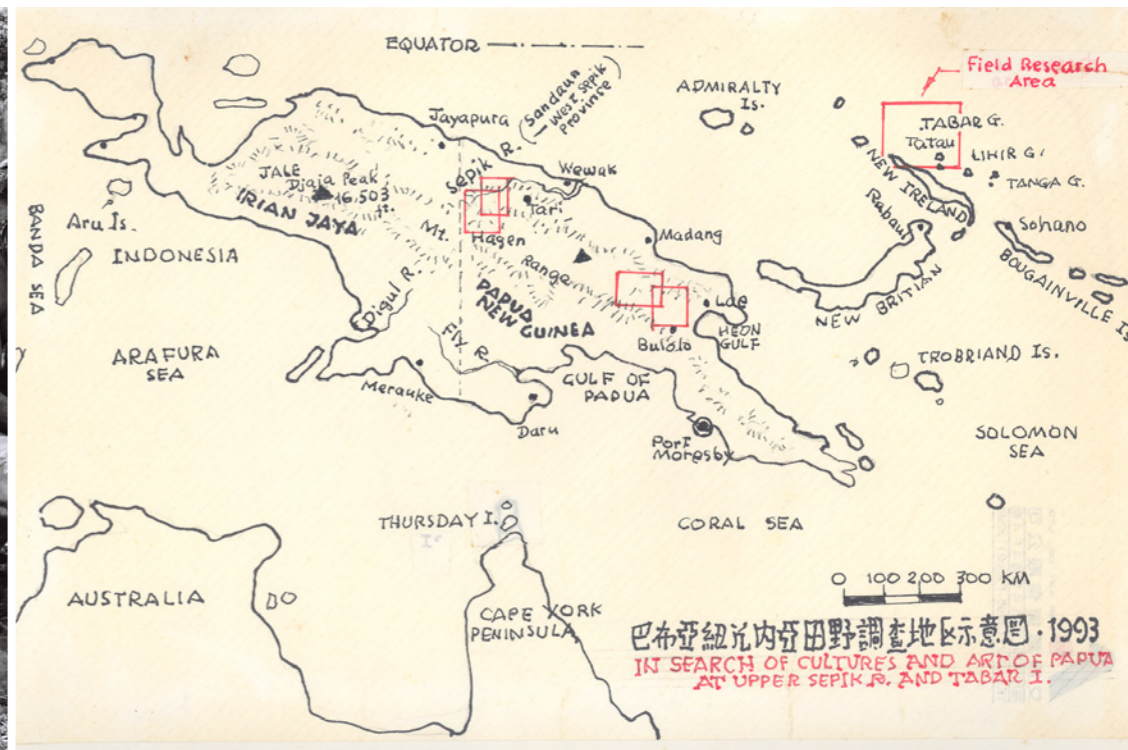
海角印像—
劉其偉父子的新幾內亞行特展

圖 / 劉其偉家屬提供、楊翎
文 / 楊翎

希匹克河是新幾內亞最大的一條河流，全長一千一百多公里。



劉其偉認為，田野工作需要盡可能長期參與和觀察，尤其初學者必須從這些體驗中來孕育觀察力和思考法。



1993年劉其偉至新幾內亞進行田野採集的地圖手稿。

在中

華民國建國精采百年的元旦，也是劉其偉先生百歲誕辰的年度，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於陽光過道兩側展示區，推出「海角印象—劉其偉父子的新幾內亞行」特展。主要透過百幅黑白影像和實景重建的方式，呈現臺灣這位具有多重身分的文化藝術探險家所目擊和表述的大洋洲原住民視界。在地球生態環境和地方文化急速變遷的世代，本展期待提供大家認識人類社會「曾經」擁有過的多樣化生活形態、異質自然居處方式，思考並展望海角島嶼的過去與未來。

見證了 「人類最後石器時代世界」

在襲捲世界的全球化浪潮中，新幾內亞因有著獨特的人文生態環境背景，長久以來為人類學研究重要經典的區域。劉其偉、劉寧生父子和劉士勳先生，是臺灣極少數赴新幾內亞進行文物和影像採集的先驅。1993年深入塔里高地 (Tari Highlands)、普羅羅雨林 (Bulolo Rain Forest)、希匹克河 (Sepik River) 上游以及離島的它霸群島 (Tabar Group Islands) 等地，行經高地、雨林、沼澤和島嶼等不同的地域，結合了藝術、探

險、田野調查、文物採集以及標本國家化入藏的轉折。

所採集捐贈的240組 (件) 物質文化標本，成為科博館第一批大洋洲民族學館藏，同時也是「大洋洲廳」建置的重要基礎。不過，較鮮為人知的是，此行其實也透過鏡頭，捕捉當時所見巴布亞原住民的生活面貌和生態環境，留下了64卷黑白膠片、二千張彩色幻燈片和60小時動態影像。在傳統文化快速崩解的世紀，這些珍貴的圖像紀錄，除了述說當時文物採集的背景脈絡，同時也見證了「人類最後石器時代世界」的樣貌。

旅程的終點是創作的起點

作為世界文化視窗的現代博物館，藉由視覺影像傳達文化與意義，已經是不可或缺的媒介。本展精選百幅黑白靜態照片，採劉其偉的著作文字或語錄，作為配圖的標籤說明，規劃「劉其偉、劉寧生父子的文化探險」、「人模人樣——伊甸園之子、母子樂園、男人、女人」、「人與自然的樂章——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人與精靈的世界——雕刻、畫臉、儀式、樂器」、「原物干欄——新幾內亞的物質文化」、「旅程的終點是創作的起點」等單元，除了穿插彩色



數位影像、帆影投射和互動選播多媒體節目，並交錯重建探險隊在部落紮營、劉其偉在臺北的故居畫室實景等，用以配合「大洋洲廳」物質文化標本圖像，完整共構文化探險採集過程以及大洋洲部落社會的意象。

20世紀末的「最後伊甸園」

19世紀末，法國後印象派畫家高更飄洋過海來到大洋洲島嶼，用畫筆記錄大溪地的風土人物。百年後，臺灣畫家劉其偉等人則來到了大洋洲的新幾內亞，用影像記錄下20世紀末「最後伊甸園」的圖像。誠如劉其偉所言：「我們看原始人，認為是野蠻人，但是他們看我們才是真正的野蠻人。當我要離開原住民地區時，我每次都有那種又要回到罪惡地方的感覺，因為食人族都在臺北。」劉其偉早期和異文化接觸的經驗，對其後來致力關懷原住民文化、創作內容以至於個人畫風的確立有決定性的影響。因此，本展在最後單元設置了「新店榮譽市民第1號信箱」（編註：劉其偉為首屆新店榮譽市民），歡迎大家一起來寫信，分享對居住在海角天涯原住民傳統文化的印象，以及這些恐不復見的「停格」鏡頭迴盪於人類生命態度中的可能熱度。END

①

1 劉其偉一行使用的蚊帳。他們旅行將近兩個月，遇到的敵人不是獵頭人和食人肉者，而是密林和河谷的蚊蚋、沙蟲與毒蛇。

②

2 「人與自然的樂章」單元，中間為仿大洋島嶼的三角形植物纖維編帆。左側仿巴紐摩爾斯貝港海灣中的干欄式建築架構，柱面浮貼的是捐贈給科博館的240件標本標籤。

③

3 「旅程的終點是創作的起點」單元，重建劉其偉故居和畫室，觀眾可用搖控器選播9部電臺專訪影片。

海角印像－劉其偉父子的新幾內亞行特展

展期：99年12月29日至100年9月4日
地點：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